



白雪新音



音 新 雪 白

編 社 研 究 藝 文 間 民

海 上

行 發 局 書 新 北

白雪新音序

清嘉慶間華廣生採集民間情歌，成白雪遺音一書，輒近西諦有選本，汪靜之有續選，列爲賞鑑叢書之一，久已膾炙人口。然民間言情之歌盈千累萬，美不勝收；白雪遺音原本所採已屬有限，而選本更有限，讀者引以爲憾。本社同人以研究民間文藝爲職志，近四年來蒐羅民間所流傳之情歌而爲白雪遺音原本所不載者已不下五百首；加以抉擇，先編二百首爲一集，題曰白雪新音，蓋欲繼華廣生之志也。

或曰：“文人當以鐵肩擔道義，以辣手著文章；今不務此而言情，毋乃玩世者之所爲乎？”噫！斯言也，初聞之似近理，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夫天地一情之結晶也；人類乃情感的動物也。文藝以傳遞情感爲唯一的要素，尤不能與情須臾離。古

人謂有至情始有至文，豈欺我哉！亦惟有至情者始能以鐵肩擔道義，惟有至情者始能以辣手著文章也；詩人擺倫，是其明證。況國風所輯，大半皆我國古代之情歌，孔聖刪詩，對於此種材料，不但鄭重保留，且列於卷首以示尊崇；故詩始關雎，傳為千古韻事。然則民間情歌在文藝上之價值可想見矣。豈彼假道學者流所能蠡測哉！

至本編之以青年女子始，而以頂不得真終者，實寓有“卽色卽空”之深意，以為誤入情海迷途者戒，此乃編者之苦心，不能不聲明於讀者之前者。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

民間文藝研究社編者識

539.12
318
2

目 次

青年女子.....	一
脚頭來.....	二
媚媚眼.....	二
老板嫂.....	三
前世因緣.....	三
三樣寶.....	四
海棠花.....	五
家花.....	六
要妻.....	六
罵閻王.....	七
做好事.....	七
囑咐.....	八
姨妹.....	九
唱山歌.....	一一

小夥計聽歌	一	二
姑娘聽歌	一	二
斑鳩叫	一	三
妹無郎	一	三
大家關門	一	四
姑嫂燒香	一	五
讓我長	一	五
開心	一	五
今晚	一	六
大姑娘	一	六
帶信	一	七
十想	一	七
十恨	一	九
你莫愁	二	二
你不回來	二	二
心莫焦	二	二
等他	二	三
錯算命	二	三

害娃子	二四
討乳吃	二五
丈夫小	二五
郎小	二六
井裏栽花	二六
頭不擡	二七
不認得	二七
吃豆腐	二八
別人家好	二八
各有主	二八
別人妻	二九
小寡婦	二九
守寡	三〇
豎牌樓	三一
夜短長	三二
填空	三二
裏生	三四
花正鮮	三四

花正妙	三四
花正開	三五
花一枝	三五
江南乖姐	三六
黑白	三六
大脚小脚	三七
看姐鞋	三八
好大膽	三八
嘴香	三九
桃子形	三九
石滾形	三九
添了膘	四〇
家寬出少年	四〇
和好出少年	四一
造謠言	四一
小小菩薩	四二
教郎	四二
兩樣	四三

園邊柴	四四
兩個	四五
下跪	四五
跪在門房	四六
寡漢	四六
金鈎釣	四七
不方便	四七
纏我	四七
在娘家	四八
姐的兒子	五〇
救命的乖乖	五〇
有心	五一
採花橋	五二
打隻船	五二
掀柳橙	五三
蜜似甜	五三
水也甜	五四
上花臺	五四

摸.....	五五
爲何.....	五六
要跟你一樣.....	五七
麒麟送子.....	五八
照乖乖.....	五八
你莫慌.....	五八
分了手.....	五九
拉胡琴.....	六〇
管頭緊.....	六一
別做聲.....	六一
遮狗眼.....	六二
望郎來.....	六二
望小郎.....	六三
留半邊.....	六三
猛然想起.....	六三
陪姐.....	六四
不離.....	六五
打鴛鴦.....	六五

慢慢來	六五
對頭人	六六
送言廳	六六
爲郎打	六七
荷花出水	六八
肉亦麻	七一
不能丟	七一
恩情	七二
約郎	七三
寫信	七三
自上鈎	七四
喚小貓	七四
結乾親	七五
小小大姐	七六
小書生	七六
多嬌	七七
請郎來	七八
許郎	七八

六十四雙鞋	七九
十郎	八〇
戒指	八一
眼觀戒指	八二
要手方	八二
打釵環	八三
買人參	八四
不賣錢	八四
莫花錢	八五
賣牡丹	八六
窮了	八六
學乖	八七
難擦	八七
不要講	八八
嘴不穩	八九
同過橋	八九
做關目	九〇
心裏有你	九〇

在心裏	九一
心裏想	九一
要郎求	九二
青竹麻籃	九二
補破瓢	九三
不亂開	九四
等春來	九四
送油來	九五
送飄帶	九五
送郎衣	九六
送蓑衣	九六
嘆	九六
暴雨	九七
遊春	九七
要皮肉	九八
命難逃	九八
病痛	九九
好精神	一〇〇

小郎纏	一〇一
忙時	一〇一
滿床香	一〇二
討嘗嘗	一〇二
莫輕狂	一〇三
半夜三更	一〇四
八十歲公公	一〇五
老葛根	一〇五
老茄菱	一〇六
熱饅饅	一〇六
追冤家	一〇八
黑夜路	一〇九
留郎	一一一
趁少年	一一二
望曉星	一一二
雞公唱	一一二
殺公雞	一一三
呼雞	一一三

鼓打五更	一四
五更鼓兒	一六
燒浴湯	一八
送郎	二〇
勸情哥	二三
要餘錢	二四
莫貪花	二四
莫爭風	二五
拈鬪	二五
無好郎	二七
瞞匪癆	二七
掉金釵	二七
尋花針	二八
打個樣子	三〇
打是親	三一
麻稈撐門	三一
錯怪	三二
賠罪	三四

怎不來.....	一三五
莫要提.....	一三八
孝公婆.....	一三九
結朋友.....	一三九
忘恩負義.....	一四〇
頂不得真.....	一四〇

青年女子

青年女子多時髦，
身穿短旗袍，
頭剪二道毛，
絲光襪腳上套，
皮鞋跟底高，
塗抹胭脂粉，
臉搽雪花膏，
手戴金戒指，
眼鏡架眉梢，
走起路來屁股搖搖，

把人魂來招。

脚頭來

詹貴梅，

詹貴梅，

好人材；

一條大辮子，

背上掛下來；

蘋果臉，

笑靨靨。

人人戀得着，

不要錢，

自到脚頭來。

媚媚眼

大姐姐，

細姐姐，

人材真正好，

不長又不矮；
還有一雙媚媚眼，
東覽覽，
西覽覽。
少爺看見，
魂都吊斷。

老板嫂

老板嫂，
實在好；
頭又光，
脚又小，
走起路來兩邊倒。
和尚看見拜三拜，
道士看見矮三矮。

前世因緣

頭似亂蓬蒿，

身似稻種包，
足似彎鏟刀，
眼似癩葡萄，
耳豎似芭蕉，
口味似糞窖，
面似凹木瓢，
手似烏龜爪，
皮似鍋底焦，
走似放大砲：
此種種怪樣，
還有人來要。
前世的因緣，
雷都打不掉。

三樣寶

日出東山夜落西，
我的心事誰人知？
世上只有三樣寶：

黃金，白米，少年妻。

海棠花

小板奶奶，

菊花開開：

“新娘子，快起來！

你的娘家送花來。”

“甚麼花？”

“海棠花。”

“我不要，

我要胭脂和粉搽。”

“海棠花，

多美麗！

問新郎，

“花好娘子好？”

新郎一聽笑盈盈，

“雖然我家娘子好，

花比娘子勝幾分。”

娘子一聽肚裏氣，

“你愛花好，

你在花廳睡！

你說我醜，

不該同我配！”

家花

南風沒有北風涼，

家花沒有野花香。

野花雖香不長久，

家花不香久久長，

久久長，

那有姨子哭小郎！

要妻

一個人兒，

坐在門檻兒，

哭哭啼啼要妻兒。

“要妻兒做什麼事兒？”

“傳種兒；

明天早上梳辮兒。”

罵閻王

二十歲的小郎沒有妻，

罵一聲：

“閻王鬼齷的！

瞎子跛子都有姐，

小郎這樣客氣(一)沒有妻

沒有妻，

死在陰曹不放你！”

注釋(一)【客氣】美觀也。

做好事

二十歲哥哥真可憐，

要想討親沒有錢。

那位大姐做好事，
打個條子到下半年。
等到下半年秋收了，
本本利利都還原。

囑咐

二十歲小哥去摘茶，
囑咐：“賢妻，你在家，
無事不要當門站，
少梳油頭莫戴花，
留個笑臉我回家。”
“心肝肉肉小哥哥，
沒有出門這嚕囉！
奴好比青天不下雨，
不怕浮雲走萬遭。
真金不怕火來燒。”
“心肝肉肉小嬌嬌，
莫把大話說早了。

蛇見雄黃軟了刺，
姐見小郎軟了腰。
真金落爐也化了。”

“心肝肉肉我的人，
叫你茶山去不成！
奴家身上懷有孕，
不等八月要降生，
跳在黃河洗不清！”

“心肝肉肉我的人，
這回茶山去得成。
生個兒子叫來寶，
生個女子叫國英。
一本萬利轉回程。”

姨妹

半天落雨半天晴，
女婿打傘走丈人。
岳父岳母堂前坐，

“你的女兒病不輕，
莫把姨妹許旁人！”
“噯喲，噯喲，”兩三聲，
“女壻說話不中聽。
前園芍藥你採了，
又想後園牡丹心。
你想姨妹算你能！”
“丈人，丈母，你莫哼，
女壻說話你細聽！
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看魚情看水情，
不看女壻看外孫。”
姨妹樓上笑盈盈，
“哥哥說話這是真！”
手搬凳子愛哥坐，
手拿汗綾下樓廳，
“你把那個做媒人？”
“一陣陽來一陣陰，

一陣狂風進竹林。
狂風吹斷紫竹筍，
山歌打動姐的心。
唱個山歌做媒人。”

唱山歌

郎在外頭打山歌，
姐在繡房織綾羅。
“唱得我脚酸手軟，
脚踹不得綾板，
手挑不得梭。
丟落綾羅，
只是聽山歌。”
娘罵女：“死妖精！
爲何丟落綾板，
只是聽歌音！
他是上邊屋裏漂亮子，
他在外面把歌揚，

想你這爛底根子做婆娘！”

女罵娘：“老不才！

如何說出此話來！

他是上面屋裏書生漂亮子；

他只怪他爺娘沒代他早定得親，

唱個山歌散憂心。”

小夥計聽歌

晚上要唱晚上歌，

唱的少來聽的多。

老人聽見心歡喜；

小夥計聽見滿床摸，

滿床摸，摸得枕頭當老婆。

姑娘聽歌

夜晚唱個夜晚歌，

唱的少來聽的多。

婆婆一聽心歡喜；

姑娘一聽滿床摸，
滿床摸，摸得枕頭當情哥。

斑鳩叫

太陽落土凹地烏，
斑鳩後園叫咕咕，
可恨斑鳩無道理，
成雙成對叫咕咕，
不曉奴家無丈夫！

妹無郎

南風悠悠北風涼，
姑姑端凳嫂乘涼。
姑姑摸着嫂的頸，
‘嫂有哥哥妹無郎，
妹無郎，大熟年成隔壁荒。’
嫂叫：‘姑姑，你莫慌！
隔壁有個寡漢郎；

有朝一日撩到手，
做條袴子莫鬥襠，
莫鬥襠，省得解帶脫衣裳。”

大家關門

遠望大姐上樓梯●

手捧茶盞笑嘻嘻。

娘問女兒：“笑什麼？”

“我笑茶盞有些奇，

有些奇，茶盞照見你女婿。”

娘罵女兒：“小娼妓！

生活不做想女婿！

昨日幫你算隻命，

算你婚姻動得遲，

動得遲，三十四招女婿。”

女兒回娘四句腔：

“三十四也不慌。

只要哥哥不同嫂嫂睡，

弟弟不進弟孀房，

弟孀房，大家關門守空房！”

姑嫂燒香

高高山上立廟堂，

姑嫂雙雙去燒香。

嫂嫂燒香爲兒女，

小姑娘燒香爲情郎。

讓我長

竹公竹婆竹爺娘，

今年讓你長，

明年讓我長。

你長無用處，

我長嫁兒郎。

開心

黃蘿蔔根，

白蘿蔔根，
住在娘家沒終身。
嫁個男子漢，
喝粥吃水都開心。

今晚

娘家做女十八春，
堂前坐的是媒人。
薑鹽細茶捧幾碗，
芝蔴豆子端幾輪。
恨不得今晚就成親！

大姑娘

鄰氏有個大姑娘，
惱恨丈夫沒幾長。
“再過三年不來娶，
開罐美酒別人嘗。
小哥哥，殘花淡酒也不香。”

帶信

一張白紙四方方，
寫個書信帶給郎：
“再待三年不接我，
懸樑高掛把命亡，
叫你出家做和尚！”
一張白紙四角齊，
寫個書信帶轉去，
上奉岳丈稟父母，
下奉紅娘賢的妻：
“家裏貧窮接不起。”

十想

太陽落了土，
奴家總是愁，
紅顏女子不自由。
日落夜黃昏，

奴家枉爲人，
思想情哥害煞人！
一想奴的娘，
白養兒一場，
把奴擱在乾岸上！
二想奴的妹，
小奴二三歲，
兒成雙來女成對！
三想哥和嫂，
還說待奴好，
她養娃娃懷中抱！
四想做媒的，
姻緣來說起，
事到於今總不提！
五想奴的他，
怎不來我家，
平空坑奴守活寡！
六想親恩母，

怎不來觀我，
從中必有人拆破！
七想奴繡房，
好似一廟堂，
少一個道人來燒香，
奴家好比女和尚！
八想象牙床，
枕頭兩頭放，
只見枕頭不見郎！
九想好朋友，
怎不常來坐！
好似燈草紫小舟，
如同在那水上游！
十想奴的命，
真正不如人，
不如懸樑尋自盡！

十恨

一恨奴爹娘，
爹娘無主張。
男大女大正相當，
還不打嫁粧！
二恨奴公婆，
爹媽無籌措。
男大女大正相合，
不把喜事做！
三恨做媒的，
吐膿瀉血的！
娘婆二家全靠你，
不把喜事提！
四恨奴的哥，
奴哥在鬻學，
手抱書本各顧各，
奴家無籌措！
五恨奴表妹，
比奴小兩歲，

男男女女成雙對，
越想越流淚！
六恨奴的嫂，
奴嫂命真好，
手抱嬌兒微微笑，
越看越心焦！
七恨奴的郎，
低頭進廂房，
鴛鴦枕頭兩頭放，
缺少奴的郎！
八恨奴的上，
低頭進廟堂，
撞起鐘鼓來燒香，
好像女和尚！
九恨奴的友，
二人不長久；
水到東海斷了流，
一去難回頭！

十恨奴的命，
奴命不如人！
不如菱瓜一根藤，
早死早超生！

你莫愁

新娘頭上一枝花，
自從今日回娘家；
叫聲：“新郎，你莫愁！
再轉三天回婆家。”

你不回來

日落太陽一點黑，
“你不回來我接客。
一天接十個，
十天接一百。”

心莫焦

南風悠悠對北飄，
帶信要姐心莫焦。
二月三月工夫緊，
四月插田忙，
要來看如到端陽。
北風悠悠對南飄，
帶信要姐心要焦。
河埂楊花正要水，
嬌蓮懷胎正要郎。
何能等得到端陽！

等他

喜鵲叫喳喳，
小寶兒的老子要來家。
梳油頭，戴紅花，
穿着新衣裳來等他。

錯算命

姐在房裏刺繡枕，
耳聽門外絃子聲，
開開門來請先生。
先生請到裏頭坐，
報個八字問先生。
先生拿到算一算，
“還有三年纔動婚。”
姐兒一聽就生噴，
罵聲：“瞎子滾出門！
頭胎已生了，
二胎要臨盆”。

害娃子

小小田裏水也深，
摸個鯽魚有半斤。
那個大姐害娃子(一)，
吃我鯽魚就叫應(二)，
添個兒子和我們兩人分。

注釋(一)【害娃子】又稱【病兒】，謂婦人懷孕而食性起變化也。

(二)【叫應】有效驗也。

討乳吃

十八歲大姐週歲郎，
屙屎屙尿抱上床。
睡到五更半夜討乳吃。
“我是你的妻子，
不是你的娘。
不是看的公婆待我好，
一脚踢你見閻王！”

丈夫小

遠看大姐穿了一身花，
哭哭啼啼回娘家。
娘問女兒：
“哭什麼？”

“我嘆我的丈夫小，
作不了主，
當不得家，
上了牙床採不得花！”

郎小

初生月亮賽彎鏹，
妹講郎小不周全。
一天望郎三遍死，
等妹討個出頭年，
別人紅羅帳中重團圓。

井裏栽花

井裏栽花不見天，
姐大郎小不分邊。
睡至五更半夜花心動，
一口咬仔簾子邊，
簾子邊，活人陪仔死人眠！

頭不擡

“大路上走的小乖乖。

因何兒走路頭不擡？

可不是乖姐姐人家難管？

可不是乖姐姐親丈夫不成材？”

“心肝哥哥小秀才，

提起親丈夫嘔起來，

爹娘養個十六歲，

十個銅錢數不開。

小哥哥，你叫奴家怎開笑臉把頭擡！”

不認得

“遠望乖姐穿身白，

不知她是那家的客。”

姐說：“小郎未瞧到，

早穿青來晚穿白。

自己的妻子不認得！”

吃豆腐

太陽起山凹裏鳥，
姐在家中勸丈夫：
“賢妻的話你不睬，
你在廟裏嫖尼姑，
嫖尼姑，鮮魚湯不喝吃豆腐！”

別人家好

大路上遇了一個美貌妻，
“你怎樣生得這標緻？
塘裏洗衣魚咬手，
走到山上百鳥啼。”
“紙紮花船下不得水，
別人家好當不得妻。”

各有主

隔港望見姐曬衣，

想要和姐做夫妻。
廟裏豬頭各有主，
沒圈豆腐手難提，
一人難做二人妻。

別人妻

別人老婆別人妻，
看得眼飽肚中饑。
露水夫妻不長久，
孝順還是自己妻。

小寡婦

小寡婦，十七八，
掀開門帘不見他。
鞋帽衣裳床邊掛，
椿椿件件沒人拿。
關着門，黑谷洞。
打着火，點着燈。

燈看我，我看燈，
看來看去冷清清！

守寡

月亮出山望山梭，
姐在房裏哭情哥：
“穿紅穿綠沒有我的份，
一身穿孝爲情哥。”
婆叫媳婦：“小標臉！
守寡守不到二三年。
孩兒百日重孝滿，
火燒靈屋一陣烟，
大紅羅帳去團圓！”
媳婦回婆：“老東西！
不會說話站開些！
好馬不吃回頭草，
好女不穿二家衣。
夜裏守寡在自己。”

豎牌樓

妹在房裏哭情哥：

“狠心公婆你聽着！

你無兒子猶自可，

我無親丈夫靠那個，

靠那個！寡婦門口是非多。”

婆罵媳婦：“小嬌蓮！

守寡只守兩三年。

守了三年大孝滿，

火燒靈屋一陣烟，

一陣烟，紅羅帳中又團圓。”

媳婦回婆四句詩：

“萬事宜早不宜遲。

月到十五光明少，

人到中年萬事休，

萬事休，水到東海不回頭。”

公公罵婆：“老糊塗！

這個媳婦你要留！

壺中有酒好留客，

壺中無酒客難留！

客難留，留至久後結冤仇。”

婆罵公公：“老糊塗！

這種媳婦我要留。

留到久後有好處，

三岔路口豎牌樓，

豎牌樓，萬古標名在外頭！”

夜短長

六月起風風不涼，

三九天下雪又下霜。

昨日有郎夜又短，

今日無郎夜又長，

夜又長，這是老天跟姐作鬧場！

填空

忽然想起刺眉尖，
自歎青春枉少年。
前世打死了比翼鳥，
斷頭香燒在佛面前！
只爲爹娘貪了財，
二八青春作小偏。
今日大娘姊妹回到娘家去，
纔輪到我得空來把空來填。
升一步，進房前，
羅帳撩撩分兩邊，
一雙繡鞋脫在床門前。
一度一覺好比睡在僵屍邊！
好比得活人宿在死人邊！
好比得牡丹花開在老梅邊！
好比得木樨花栽在臭坑邊！
好比得荒山古廟無人祭！
好比得浪裏浮萍無處歸！

裏生

梔子開花葉兒青，
乾隆皇帝是昏君。
多少寡婦常帶肚，
原配夫妻也不生，
也不生，多少閨女添裏生(一)。

注釋(一)【裏生】未出閣之閨女養子也。

花正鮮

十七十八花正鮮，
母親帶在床裏邊。
五更半夜花心動，
一口咬掉簾子邊，
簾子邊，度夜猶如度一年！

花正妙

十七十八花正妙，

女在娘家坐監牢。
爛板搭橋虧妹過，
桂花染布虧妹熬，
虧妹熬，二十歲光陰錯過了！

花正開

十七十八花正開，
人情不做你好獸！
有朝一日閻王請，
好一身白肉裝棺材！
上頭爛到青絲髮，
下頭爛起紅繡鞋，
好一朵鮮花土裏埋！

花一枝

十七十八花一枝，
再不撩郎到幾時！
笊子出頭節節老，

霜打樹葉漸漸稀，

漸漸稀，有錢難買少年時。

江南乖姐

相與乖姐在江南，

江南乖姐會打扮。

打扮還是十八歲，

愛玩還是二十三，

人到三十不貪花。

黑白

“大路上走的小標客，

因何生得那樣黑，

那樣黑？那個大姐陪你歇？”

“小郎黑黑是檀香，

乖姐白白紙一張。

黑黑檀香要錢買，

無錢白紙討一張，

討一張，包檀香，
內內外外姐包郎！”

“心肝哥哥那麼呆！

檀香只能剝棺材。

白紙能做大事，

南京解到北京來；

文武百官把筆開，

當今的萬歲把頭擡。”

“心肝姐姐那麼呆！

白紙只能寫靈牌。

檀香放在香爐裏，

一陣青烟上天台，

上天台，玉皇見我站起來。”

大脚小脚

大脚大得好，

雙脚踏元寶，

兒子有五個，

夫妻二人問到老。

小脚丁一丁，

她是個敗家精！

看姐鞋

昨日無事姐家來，

端起麻籃看姐鞋。

郎說：“乖姐好小脚！”

姐說：“情哥莫襪襪，

莫襪襪！奴家脚小有點歪。”

好大膽

姐在房裏包小脚，

情哥來到一把捉，

恰恰二寸多！

姐罵情哥：“好大膽！

青天白日捉奴脚！”

嘴香

雞蛋沒有鴨蛋光，

男嘴沒有女嘴香。

五月端午親個嘴，

八月中秋還在香。

桃子形

乖妹生得桃子形，

裏紅外白愛壞人。

桃皮就是妹的肉，

桃核就是妹的心，

乖妹妹，

你的心肝上還有仁(一)

注釋(一)[仁]諧[人]。

石滾形

乖妹生得石滾形，

一頭重來一頭輕。
日捉花線還嫌重，
夜馱小郎還嫌輕，
還嫌輕，
駱駝馱重不馱輕。

添了膘

乖姐生得細條條，
好比田裏抽秧苗。
露水淋了條條長，
瞧得乖姐添了膘；
瞧得小郎幹瘦了！

家寬出少年

舊年，前年，
大前年，
三年不和妹團圓。
歇着三年不看妹，

妹的容顏勝似先，
乖妹妹，
到底家寬出少年。

和好出少年

上屋裏姐，
下屋裏來；
臉兒團團好人材，
頭髮青絲梳燕尾，
猶如仙女下凡來。
一來大人家務好，
二來丈夫有閒錢。
家中和好出少年。

造謠言

我和乖姐田連田。
稻場連仔姐菜園。
人說我和乖姐有意守，

瞞掉人來瞞不掉天，

瞞不掉天，

半山起霧造謠言 ●

小小菩薩

小小菩薩木頭雕，

初一十五買香燒，

佑我摸個好大姐，

把你裝金換龍袍。

菩薩一聽把頭搖，

“這個事情幹不到。

天上玉皇知道了，

拆我菴堂毀我廟；

地上人間知道了，

說我牽馬拉皮條。”

教郎

小哥哥來小哥哥，

叫你注意摸老婆：

前走三步摸一把，

後走三步看如何，

看如何，

乖姐一笑差不多。

錯仔，錯仔，

我錯仔，

大不該教郎摸老婆。

教會徒弟打師傅，

教會媳婦打公婆，

打公婆，

教會小郎挑心大。

兩樣

“跳下田來揀科秧，

不知道是秧籼是糯秧。

昨日晚上擦一個妹，

不知道是嫂嫂是姑娘，

是姑娘，

糊塗糊腦耍一場。”

“心肝哥哥妹的郎，

說什麼糊塗糊腦耍一場！

嫂嫂身上奶腥氣，

姑娘身上女兒香。

小哥哥，

姑姑嫂嫂是兩樣。”

園邊柴

斫柴要斫園邊柴，

斫棵苦竹捆起來。

撩姐要撩姑和嫂，

走掉姑娘嫂嫂來，

嫂嫂來，姑嫂二人丟不開。

斫柴要斫園邊柴，

斫棵苦竹捆起來。

撩郎要撩清頭漢(一)，

莫要撩仔家中有乖乖；
有乖乖，吵嘴打架姐家來。

注釋(一)【清頭漢】未娶妻之男子也。

兩個

會唱小歌歌挨歌；
會織綾羅梭挨梭；
會做生意兩頭趕；
會摸老婆摸兩個，
摸兩個，丟了那個有這個。

下跪

情哥哥，情最多。
不怕醜不醜，
對着我下跪。
緊緊扯着我的手，
嘴裏呢喃語：
“終身勿把感情毀！”

跪在門房

張生跳粉牆，

哀告小紅娘：

“可憐我張生，

跪在門房。

你若是不開口，

跪到東方白亮亮！”

寡漢

小小星，一對對，

我做寡漢真不對。

隔壁有個花大姐，

十八歲；架子床，

蓋花被。叫她帶我睡，

她不帶我睡。磕個頭，

向下跪，“求求大姐今晚帶我睡一睡！”

金鈎釣

二十歲哥站橋頭，
一對小魚水面游。
“手拿金鈎來釣你，
搖頭擺尾不上鈎。
你要上鈎就上鈎，
省我一心掛兩頭。”

不方便

吃了午飯看嬌蓮，
嬌蓮站在娘面前。
好一個聰明玲瓏姐，
故意點火郎吃烟。
“小哥哥，
你回來仔不方便。”

纏我

豌豆藤，

自由纏，

去年纏我到今年。

不怪我心狠，

只怪我的爹媽他不肯。

在娘家

吃仔午飯到姐家，

姐在家中做粑粑。

“端張椅子郎請坐。

倒碗香茶，

拿兩個粑，

拿兩個粑，

把郎吃仔好回家。”

“心肝姐姐，

你好差，

說什麼把郎吃仔好回家！

千里路上爲仔姐，

萬里路上爲仔花
爲仔花，
採不到鮮花不回家！”
“心肝哥哥，
你好差，
說什麼採不到鮮花不回家！
我在娘家做女子，
我不跟人在婆家，
在婆家，
不怕玩耍生娃娃。”
“心肝姐姐郎的人，
腰裏帶仔藥草名。
咽到五更半夜，
藥草煎水吃，
一生到老都不生，
都不生，
又是玩耍還寬心。
採姐鮮花斷姐根。”

“心肝哥哥姐的人，
我在娘家靠父母，
我在婆家靠兒孫，
靠兒孫；
沒有兒孫靠何人！”

姐的兒子

昨日無事姐家弄，
抱姐兒子笑盈盈。
“姐的兒子好像我。”
姐把眼睛弄幾弄。
“小哥哥，
下二回說話要當心！”

救命的乖乖

跳下田來懶彎腰，
眼觀洪水好心焦。
擡起頭來望見妹，

“救命的乖乖，

你來了！

陪郎玩耍過今朝！”

妹叫情哥：

“慢慢辦，

等妹回家把茶燒。

黃茶送在田埂上，

喝杯黃茶起了腰。

小哥哥，

這比玩耍勝多少！”

有心

郎有心來妹有心，

不怕山高水又深。

山高也有橫排路，

水深也有擺渡人。

擺渡人；

只要郎心合妹心。

採花橋

“吃着午飯就要跑，
上無渡船下無橋。
上無渡船猶自可，
下無板橋真牢騷。
乖妹妹，
二人私路要斷了！”
“心肝哥哥，
你好潑(一)，
說什麼二人私路要斷了！
郎貼工夫妹貼飯，
二人修起採花橋，
採花橋，
採花橋上有功勞。”

注釋(一)【潑】粗劣也。

打隻船

相與乖姐河那邊，
爲仔乖姐打隻船。
打起船來姐就死，
不費油來也費鹽，
也費鹽，
豆腐把仔肉價錢。

掀柳極

乖姐住在河那邊，
柳極遮着望不見。
好是來年春三月，
打把鋼刀趁河掀，
掀掉柳極望嬌蓮。

蜜似甜

想姐想仔淚漣漣，
洋糖拌飯也不甜。
口含冰糖還叫苦，

要姐舌尖對舌尖，

對舌尖，

嬌姐舌尖蜜似甜。

水也甜

“天上烏雲亦蓬鬆，

今日初會少年兄。

家裏無錢辦美酒，

海水澆茶進一盅。

小哥哥，回家莫說妹家窮！”

“掃開浮雲現青天，

今日初會小嬌蓮。

說什麼無錢辦美酒！

海水燒茶要人煎。

乖妹妹，人意好來水也甜。”

上花臺

一棵好花無處栽，

栽在青山壁陡崖。

二十歲哥哥尋花探，

脚踏石版手攀崖，

“乖姐姐，帶郎一把上花臺！”

“心肝哥哥小秀才，

說什麼帶郎一把上花臺！

雙手抓仔蓮蓬奶，

兩脚踏上花繡鞋。

小哥哥，鶴子翻身上花臺。”

摸

摸姐一把試姐心，

“試姐罵人不罵人。”

“我要罵人不罵你，

三月芥菜起了心。

小哥哥，去年想你到於今。”

摸姐二把姐面前，

問聲：“乖姐可要錢？”

“上等之人愛玩耍，
下等之人就要錢，
就要錢，要錢大姐不要臉。”

摸姐三把姐一扭，

問聲：“乖姐可要金釵和包頭？”

“要你包頭包屍骨！

要你金釵進棺材，

進棺材！化費銀錢郎不要來！”

摸姐四把姐上床，

問聲：“乖姐可痛郎？”

“小哥哥，雞蛋打一個，

鴨蛋打一雙，

你看痛郎不痛郎！”

摸姐五把姐一扭，

問姐：“幾時把郎丟？”

“黃鱗長鱗蛇長角，

五殿閻王請姐把郎丟。”

爲何

姐屋面前一坵秧，
露水飄飄愛上郎。
“愛人家的早秧，
爲何不早下種？
愛人家的妻子，
爲何不早訂親，
早生貴子跳龍門？”

要跟你一樣

“心肝肉肉小妹妻，
勸我娶妻那有的！
娶妻要跟你一樣，
穿你繡鞋共你衣，
要跟你同年同月同時的。”

“心肝肉肉小兄弟，
你說這話好巧奇！
跟我同年同月世上有，
穿我的繡鞋外頭稀。”

不信奴家來嫁你！”

麒麟送子

風聲一起樹頭歪，
姐無兒子吃長齋。
郎勸姐來莫把長齋吃，
五更半夜把門開，
郎坐麒麟送子來。

照乖乖

小小燈籠篋絲胎，
紅羅帳裏照乖乖。
照見乖乖折着睡，
好朵鮮花朝下開！
“乖乖妹，是郎因緣仰過來！”

你莫慌

太陽當頂正當陽，

乖妹睡在象牙床。

雙手揭開紅羅帳，

胭脂花粉一陣香，

輕輕伏在妹身上。

妹叫：“情哥，你莫慌！

等妹起來解帶脫衣裳。

上身脫掉漂白褂，

下身脫掉小衣裳，

花鞋不脫隨他娘！”

“心肝妹妹，你好刁！

放着你起來你就跑。

一年三百六十日，

那有時時像今朝！

乖妹妹，小郎一必要和你相交！”

分了手

紅桃花，綠垂柳，

恩愛私情終不到頭。

爲了我的哥呀你的媽，
一對鴛鴦生生分了手。

拉胡琴

姐在房裏拉胡琴，

二十歲哥外頭聽。

越聽越好聽，

哎哎喲，

越聽越好聽！

郎在外面喚幾聲，

叫聲：‘小妹，

快開門！

快開門！”

“公公房裏沒有睡，

嫂嫂房裏沒有吹燈，

叫奴家怎開門！

爹娘曉得猶自可，

丈夫曉得要離婚，

奴家靠何人！”

管頭緊

姐在房裏織紅綾，

郎在外頭喚開門，

問姐討紅綾。

“你要紅綾拿條去，

你要玩耍萬不能，

奴家管頭緊。

隔壁有個小大姐，

今年不過十六春，

她是賣花人，

公公年老八十八，

丈夫好像蝦子形，

情哥放寬心。”

別做聲

明月正當中，

山脚下等着她。

“狗兒，你別叫！

雞兒，別做聲！

等我回頭買個籠，

雞兒狗兒立家庭。”

遮狗眼

太陽下山望下連，

一條黃狗站街沿。

姐把羅巾遮狗眼，

快叫小郎：“你上前！

小哥哥，省得狗咬人望見。”

望郎來

姐家門口一棵槐，

姐抱槐樹望郎來。

郎問乖姐：“望什麼？”

“我望槐花幾時開。”

望小郎

太陽下山望下黃，

姐在門首望小郎。

娘問女兒：“望甚麼？”

“我望黃狗攞白羊。”

留半邊

太陽下山不下山，

乖妹關門不插門。

廚房留條私房路，

象牙床上留半邊，

留半邊，情哥一來就團圓。

猛然想起

郎在學裏把筆提，

猛然想起嫩嬌妻。

雙手拆開文章紙，

一脚蹬開筆硯池，
筆硯池，想斷肝腸姐不知，
姐在房裏繡花鞋，
猛然想起小郎來。
雙手拆斷絨花線，
一脚蹬破花繡鞋，
花繡鞋，想斷肝腸郎不來。

陪姐

“梔子開花五瓣聯，
小郎一心不做田。
三十六行莊家苦，
面朝黃土背朝天，
背朝天，那有閑工陪姐眠！”
“梔子開花五瓣聯，
姐勸小郎要做田。
三十六行莊家好，
半年辛苦半年閑，

半年閑，還有半年陪姐眠。”

不離

濛濛雨兒不離天，

麻雀不離屋簷前，

燕子不離高樑上，

蜜蜂不離桂花園，

桂花園，情哥不離妹面前。

打鴛鴦

太陽下山凹裏黃，

一對鴛鴦在地上。

情哥一見拿槍打，

妹把小手摟着槍，

摟着槍，“打掉鴛鴦不成雙。”

慢慢來

和妹相交人又來，

好像活樹剝皮兩拆開。
江河鴛鴦擺成隊，
又遇狂風浪顛開。
乖妹妹，二人因緣慢慢來。

對頭人

十月調姐雙歸門，
頂頭碰到小情人。
心中要想說句話，
後面跟了對頭人。

送官廳

哥哥聽着妹妹房裏有閒人，
一脚踢開妹妹門，
“今夜捆綁，明朝送官廳！”
一綁綁到長街上，
十里長街兩面人。
一綁綁到大堂上，

“十七八歲應當嫁，
何得留我二十春！
天老爺，大老爺，
斷得真，訊得明，
代代兒孫做官人。
斷不真，訊不明，
代代兒孫蹲路亭。
親哥哥請你打三十板，
妹妹管現配婚姻！”

爲郎打

郎靠廚櫃姐靠箱，
數長數短告訴郎：
“昨日爲郎打一頓，
今日爲郎打一場，
打一場，打仔皮破骨又傷。”
小郎一聽氣昂昂，
拉手拉脚，“打他娘！”

姐把小手掩郎嘴，
“莫要雪上加霜，
又加霜，禍事落在姐身上！”
“郎收心來姐收心，
收心不到姐家門！
莫要爲郎打壞姐，
莫要爲郎打壞人，
打壞人，莫要爲郎出人命！”
“親愛哥哥姐的人，
說甚麼收心不到姐家門！
打破皮來骨還在，
拉斷頭髮又重生，
又重生，二人好比荷包收口不收心。”

荷花出水

荷花出水一根苔，
叫聲：“小郎，少進來！
昨日爲你打一次，

今日爲你又啓釁。”
荷花出水二根苔，
“姐要我不來偏要來！
不怕你前門架刀劍，
不怕你後門架炮台！”
荷花出水三根苔，
“爺娘在家少進來。
恐怕爺娘來問你，
用什麼言語答出來？”
荷花出水四根苔，
“姐要我不來偏要來！
假若你爺娘來問我，
我到你家借米篩。”
荷花出水五根苔，
明星亮月少進來。
恐怕有人來問你，
用什麼言語答出來？
荷花出水六根苔，

“明星亮月偏要來！
不怕有人來問我，
我在田中看稻麥。”
荷花出水七根苔，
叫聲：“小郎，少進來！”
恐怕丈夫來問你，
用什麼言語說出來？”
荷花出水八根苔，
“不來偏要來！
不怕你丈夫來問我，
誰家不要人往來！”
荷花出水九根苔，
“風雨落雪少進來。
恐怕有人來問你，
用什麼言語說出來？
荷花出水十根苔，
“風雨落雪偏要來！
別人都在家中坐，

那有閒事管我來！”

肉亦麻

養兒生強(一) 要學好，

莫學半夜三更還外跑，

把人家狗子累壞了。

大哥出來使鎗打。

“打就這模樣兒打！

殺就這模樣兒殺！”

隔壁出來一位老人家，

“一不怪你，

二不怪他，

只怪隔壁女娃娃。

不但你們少年看見心裏放不下，

就是我老人家看見肉也麻。”

注釋(一)[生強]性情執拗也。強，讀去聲。

不能丟

午時郎回家，
父母當頭罵：
“不成器子孫，
何不死了他！
娘在家裏愁，
兒在外面遊，
有人看見了，
砍下你的頭！”
“砍頭就砍頭，
朋友不能丟！
寧可千刀死，
做鬼也風流！”

恩情

小小烏鴉歇樹頭，
我二人恩情初動頭。
二人要想恩情斷，
鐵樹開花結石榴！

小小烏鴉歇樹腰，
我二人恩情動擔挑。
二人要想恩情斷，
鵝毛沉底石頭漂！
小小烏鴉歇樹根，
我二人恩情如海深。
二人要想恩情斷，
紅盆裏洗澡轉來生！

約郎

約郎約到月上時，
等郎等到月斜西。
不知是奴處月上早，
還是郎處月上遲。

寫信

相與乖姐陡石崖，
一年跑破幾雙鞋。

寫封書信帶給姐：

“下秋搬到你灣來，

一省工夫二省鞋。”

姐說：“小郎，你好呆！

課中做啥書信來！

不曉奴家不識字，

你的書信同誰開！

迂人做出傻事來！”

自上鈎

小郎生得一筆流，

小妹一見起念頭。

和身倒在郎懷裏，

不顧廉恥顧麼羞！

顧麼羞，魚戲花籃自上鈎。

喚小貓

新打小牆五版高，

留個窗子姐張貓。
郎在外頭學貓叫，
姐在家裏喚小貓。
“鮮魚不吃，望那裏跑！”

結乾親

“新打牆壁五丈高，
打個窗子對姐房。
早上看見穿衣起，
晚上看見脫衣裳，
脫衣裳，一身白肉愛壞郎。”
“親愛哥哥姐的郎，
說什麼白肉愛壞郎！
家去辦仔五升米，
認我婆婆做乾娘，
做乾娘，乾親待過好來往。”
“隔壁有個老妖精，
老和人家結乾親。

結仔乾親却是假，
想她娘婦却是真，
想她小女來成親。”

小小大姐

“新打小船沒過江，
小小大姐莫撩郎。
你要撩郎你吃苦，
年歲輕輕受花傷，
受花傷，雪落陰山怎開陽！”

“新打小船要過江，
小小大姐要撩郎。
油菜麥兒隔冬種，
看過多少雪和霜，
雪和霜，雪落陰山自開陽。”

小書生

“十七十八小書生，

站在姐面前不做聲。
心想伸手摸一把，
恐怕小郎沒發身。”
“請看姐姐郎的人，
說什麼小郎沒發身！
斗大燈籠輕四兩，
稱錘雖小壓千斤，
壓千斤，紅公雞打水個個真。”

多嬌

郎在上風唱天天，
姐在下風把手招。
“小郎不做那行事，
家中還有女多嬌，
女多嬌，還比乖姐勝多少。”
“心肝哥哥，你好差！
那有好妻到你家！
燒過柴頭烏過火，

熬過蘇木擠過渣，
擠過渣，那有好妻到你家！”

請郎來

一棵好花靠牆栽，
牆裏開到牆外來。
鄰氏有個小大姐，
年紀輕輕不解懷，
親丈夫不照(一)請郎來。

注釋(一)[不照]不申用也。

許郎

隣家有個小乖乖，
翻牆走壁郎房來。
再三再四郎不肯，
許郎帽子許郎鞋，
許郎鞋，荷包願帶還在外。

六十四雙鞋

“小大姐的房在十字街，
野孤老(一)多着照不開。
還有八個大門上走，
還有八個後門上來，
還有八個床上睡，
還有八個地下墮(二)，
還有八個去打架，
還有八個去拉開，
還有八個去告狀，
還有八個攔轉來。
八八六十四雙鞋，
虧你這個大姐怎樣做得起來！”
婆罵媳婦：“小奸婆！
這幾個野孤老也不爲多。
老娘年紀十七八，
一頭就有一百多，

一百多：我沒有那個野孤老打赤腳！”

注釋(一)(野孤老)女子之孀夫也。

(二)(陞)讀如「愷」，企立也。

十郎

遠望大姐無好長，

手上戒指戴成行。

郎問：“戒指誰人打？”

一個戒指一個郎。

“相與大郎做官府，

相與二郎讀書房，

相與三郎當打手，

相與四郎做木匠，

相與五郎開錢店，

相與六郎做針匠，

相與七郎賣桃子，

相與八郎賣生薑，

相與九郎做道士，

相與十郎做和尚。
“打起官司有官府，
買田置地有書房，
打起架來有打手，
打破門庭有木匠，
沒有錢來有錢店，
沒有衣裳有針匠，
孩兒買來桃子玩，
嘴裏無味有生薑，
興起祜來有道士，
做起祈來有和尚。
十個郎兒都與到，
家中事事都便當。”

戒指

遠望乖姐榜門枋，
手戴戒指白茫茫。
郎問乖姐：“那來的？”

“一個戒指一個郎。

娘家還有一皮箱。”

眼觀戒指

吃着午飯把碗丟，

十八歲乖妹把碗收。

桌上人多不說話，

桌子底下把脚勾，

把脚勾，戒指落在碗裏頭。

小郎一去妹來收，

眼觀戒指淚雙流。

“奴家不是公婆管，

應當出來把情酬，

把情酬，得罪多少好朋友！”

耍手方

小妹妹：耍手方(一)。

送條手方親個香(二)，送雙花鞋囑上床。

注釋(一)(手方)卽手帕。

(二)(覷個香)接吻也。

打釵環

白紙包銀二兩三，

送把銀匠打釵環。

“銀匠師傅用心打，

莫把白銀又添鉛，

又添鉛，擦回嬌姐好不難！”

姐叫小郎：“只顧耍！

莫把銀錢打釵環！

借人家銀錢要加五，

借人家泥稻要加三，

要加三，郎馱私賬那個還！”

“郎要耍來郎要耍，

郎要馱銀打釵環。

一到今年下年年歲好，

不加五又不加三，

不加三，郎馱私賬天來還。”

買人參

相與乖姐隔條溝，

我買人參她不收。

“你不收人參我曉得，

相與旁人把郎丟。

你要記仇在後頭！”

“你要來玩你來玩，

要你發個什麼錢！

借錢還要三分利，

當當還要二分三，

年幼容易老來難！”

不賣錢

閒暇無事到姐家，

娘罵女兒不賣花：

“隣家有個十七十八小大姐，

她是賣花起了家，

起了家，上穿綾羅下穿紗。”

女兒回娘四句言：

“我要賣花不賣錢●

小郎銀錢來得苦，

面朝黃土背朝天，

背朝天，一天能掙幾文錢！”

娘罵女兒：“小東西！

相與人不相與打長工的。

打長工的好比腐秧草，

一蕩東來一蕩西，

一蕩西，不曉得來年長工落那裏。”

女兒把娘一聲罵：

“相與打長工的也不差。

苦苦茶飯他也吃，

一心一意做莊家，

田畝的事情全靠他。”

莫花錢

郎姐相交二十年，
姐勸情哥：“莫花錢！
小郎不是常嫖客，
嬌姐不是婊子園。
小哥哥，留仔銀錢置莊田。”

賣牡丹

吃仔午飯下河灣，
河灣大姐賣牡丹。
“有錢哥哥把花採，
無錢哥哥把眼觀，
把眼觀，世上無錢好不難！”
吃仔午飯下河灣，
河灣大姐賣牡丹。
“有錢哥哥把花採，
無錢哥哥也來玩，
也來玩，世上有錢無錢是一般。”

窮了

去年前年上前年，
乖姐見郎蜜似甜。
今年小郎攪窮了，
打把破傘靠階簷，
乖姐姐看見裝作沒看見。

學乖

撩不到乖姐去學乖，
檢塊瓦片子懷裏揣(一)。
走姐門口一蹬一下響，
乖姐一聽把門開，
把門開，只望小郎送錢來。

注釋(一)(揣)裝也。

難撩

“芭毛葉子賽關刀，
現在乖姐也難撩。
把郎銀錢哄到手，

五更半夜噉強盜，
噉強盜，郎的魂兒嚇掉了。”
“芭毛葉子賽關刀，
現在小郎也難撩。
他把乖姐撩到手，
五處四海講一交，
講一交，姐的名聲帶壞了。”

不要講

大路走的誰家妻？
如何生得這標緻！
走到河邊魚眨眼，
走到山邊百鳥啼，
百鳥啼，怪不得小郎他想你！”
“當不得茶來當不得飯，
飽不了肚子應不了急，
得了相思無藥醫。”
“心肝妹妹小嬌妻，

你把鮮花放鬆點。

今年放個來生賬，

妹做情哥郎做妻，

郎做妻，一本一利還掉你。”

“心肝哥哥小兄弟，

妹把鮮花奉送你。

親戚六眷你不要講，

朋友面前你莫要提。

小哥哥，人要臉來樹要皮。”

嘴不穩

九月和姐同過埕，

郎問姐兒：“肯不肯？”

“十個都有九個肯，

就怕我郎嘴不穩。”

同過橋

郎跟乖姐同過橋，

問姐鮮花把頭搖。
待姐過橋抽橋板；
待姐過來問郎橋，
問郎橋，郎學乖姐把頭搖。
“心肝哥哥姐秀才，
你把橋板搭過來。
羅裙那有千條帶，
鮮花那要鑰匙開，
鑰匙開！耍得巧來夜夜來！”

做關目

太陽當頂正當高，
乖妹飯熟不好啖。
八幅羅裙高紮繫，
站着牆頭把手招，
把手招，妹做關目郎知道。

心裏有你

昨日無事把姐挨，
姐說：“小郎，你過開！
心裏有你是有你，
疲臉打癡不爲乖，
莫等旁人看出來！”

在心裏

南風沒得北風斜，
燕子銜泥不銜沙。
燕子見人高飛起，
小大姐見人把頭低，
把頭低，二人有事在心裏。

心裏想

乖姐生得十五六，
又想偷人怕害羞。
嘴裏不說心裏想，
風吹楊柳自擺頭，

明的不偷暗的偷。

要郎求

隣家有個小姑娘，

心想撩郎又顧羞。

蟲吃栗子心裏啃，

無風楊柳自擺頭。

“做成圈套要郎求，

小郎不求醜丫頭。

好比飯店裏高單千人睡，

好比廟堂裏籤筒子萬人抽，

姐有醜名在外頭。”

“飯店裏高單客人睡，

廟堂裏籤筒子跪仔抽，

姐已標名在外頭。”

青竹麻籃

青竹麻籃紫竹舷，

一端端在姐面前。

姐問：“麻籃怎樣賣？”

“前頭買的有價錢●

別人買的三百五，

姐買麻籃不要錢，

不要錢，送姐麻籃姐因緣。”

“買你麻籃給你錢，

因何說出許多言！

姐姐丈夫尋花採，

那有閒話到你邊，

你的妻子可陪我郎眠！”

“不要麻籃我就收！

不會說話大丫頭！

小郎好比蕪湖大木客，

五湖四海任郎遊。

到處有錢是揚州。”

補破瓢

吃了午飯姐家跑，
姐在家中補破瓢。
我跟乖姐親了一個嘴。
康鏜，康鏜，幾破瓢！
打了一個凸，
五寸高，只見長，不見消。
沒有那一個婊子打孤老！

不亂開

一棵好花靠牆栽。
青枝綠葉長上來。
雨不淋牆牆不倒，
花不逢時不亂開，
不亂開，姐不叫郎郎不來。

等春來

吃着午飯趁路來，
手捧牡丹沿路栽。

人人說我栽花早，
早早栽花等春來，
等春來，花不逢春不亂開。

送油來

濃絲雨兒靠山來，
洒(一)妹油頭濕妹鞋。
濕妹花鞋猶自可，
洒妹油頭梳不開，
梳不開，妹叫情哥送油來。

注釋(一)(洒)當各切，滴也。

送飄帶

三根絲線一樣長，
做條飄帶送情郎。
郎哥莫嫌飄帶短，
短短飄帶情義長。

送郎衣

濃絲雨兒灑稀稀，
小大姐打傘送郎衣，
送郎衣，送上田埂笑嘻嘻。

送蓑衣

濃絲雨兒灑得稀，
乖妹打傘送蓑衣。
蓑衣送在田埂上，
一雙小腳往家移。
往家移，捨不得情哥在雨地。

嘆

“東風不敵北風涼，
昨晚嘆郎一晚上。
嘆郎衣裳無人洗；
有人洗來無人漿，

無人漿，我郎穿過多少軟衣裳！”

“東風不敵北風涼，

昨晚嘆姐一晚上 ●

嘆姐廚房裏有些熱；

外頭有風不來涼，

不來涼，熱些痲子在身上！”

暴雨

六月暴雨似球拋，

下得情哥身濕潮。

倘把陰寒受，

不知如何設法好！

天呀！天呀！

你能關開黑雲，捨去了雨，

小奴奴初一十五多多把香燒！

遊春

正月裏來是新春，

人人對對去遊春。
只有我情人得了病，
半步難移真傷心！
觀音老母保佑我情人好，
小奴家天天把香焚！

要皮肉

“郎害相思病難逃，
要姐皮肉做藥苗！”
“莫說要奴皮和肉，
要奴心肺你開刀！
病好莫把奴忘了！”

命難逃

想妹想着昏滔滔，
魂靈跟妹晝夜跑。
吃起飯來打破碗，
走起路來扭着腰，

扭着腰，再要想妹命難逃！

病痛

遍身骨節又酸痛，

帶個信來把我人：

“只打家去二十天，

病病痛痛在身邊。

口口涎殘帶鮮血，

身上血脈大不平。

頭又痛來眼又酸，

背花作脹心不寬。”

姐兒聽說這一聲，

洋糖果品二三斤，

走路不同人答話，

摸水不問水多深。

一摸摸到窗子根，

聽見小郎床上哼，

叫聲：“小郎來開門！”

小郎聽說這一聲，

慌慌忙忙開了門，
拍拍床沿叫姐坐，
“從頭到了說你聽。
只打家去二十天，
病病痛痛在身邊。
口口涎殘帶鮮血，
身上血脈大不平。
頭又痛來眼又酸，
背花作脹心不寬。
姐兒與我說句話，
十分毛病退幾分；
姐兒與我歇一夜，
十分毛病皆退清。”
姐對：“情哥我的人，
這椿事情不能行！
候你毛病好仔了，
二人玩耍有恩情。”

好精神

打個嗑哈(一)不做聲，
姐在旁邊笑盈盈。
郎問嬌姐：“笑什麼？”
“我笑小郎好精神，
好精神，一夜玩耍到天明！”

注釋(一)(嗑哈)呵欠也。

小郎纏

打個嗑哈面朝天，
日長夜短不夠眠。
日裏又有公婆管，
晚上又有小郎纏，
小郎纏，你叫奴家怎新鮮(一)！

注釋(一)(新鮮)有精神也。

忙時

吃着午飯妹家行，
就在妹房談私情。

忙時跟不得閒時候，
巴不得一工當兩工，
當兩工，免得情人落單。

滿床香

金花姐，桂花郎，
菊花帳子荷花床。
紫竹簾子墊了姐，
繡球被條蓋着郎，
蓋着郎，撞動鮮花滿床香。

討嘗嘗

郎在田裏栽黃秧，
妹在塘邊洗衣裳。
“乖妹好比葱和韭，
不把油鹽也是香，
也是香，問妹討嘗嘗！”
“心肝哥哥妹的郎，

說什麼問妹討嘗嘗！
和妹歇到三五夜，
十指尖尖眼落瞳。
小哥哥，乾飯不吃喝飲湯！”

莫輕狂

昨日與姐同過街，
桃紅臉：水紅腮，
還把姐身摟在懷。
“心肝哥哥莫輕狂！
九月茅草不經霜。
陪郎歇個三五夜，
郎無精神眼無光，
吃不下乾飯淘點湯，
走不動路來手扶牆！”
“心肝姐姐，郎又不輕狂，
十月茅草拖過仔霜。
陪郎歇個三五夜，

郎有精神眼有光，
要吃乾飯不淘湯。”

半夜三更

半夜三更到姐家，
姐在房中繡荷花。
郎叫乖姐：“吹燈睡，
鳳凰要吸牡丹花，
吸了牡丹好回家。”
“心肝肉肉我的郎，
一條絨線沒多長。
只等油完捻子盡，
脫衣解帶上牙床，
陪郎玩耍到天光。”
“心肝肉肉我的人，
說話不打理上行。
只等油完捻子盡，
東邊出了太陽星，

一夜不領空肚子情
乖姐聽得氣昂昂，
脫衣解帶上牙床，
“你跟奴家歇三夜，
上馬搭在下馬上，
看是你強是我強！”

八十歲公公

八十歲公公娶嬌妻，
將錢買馬別人騎。
鸞鷲登在冰凍上，
看見鮮魚不能吃，
不能吃，鍋粑枕頭肚中飢。”

老葛根

一棵好花無處生，
生在青山老葛根。
葛根一老無汁水，

那來汁水灌花心，

灌花心！貪花還要少年人。

老茄菱

“十七十八花正開，

二十七八花滿臺，

三十七八花結子，

四十七八老茄菱，

老茄菱，五十七八丟過開。”

“心肝哥哥你好呆！

說什麼四十七八老茄菱！

有朝一日下了三天連陰雨，

茄也結來花也開，

敵得十七十八小乖乖。”

熱饅饅

太陽當頂正當中，

情哥來在飯熱中。

心想留郎吃午飯，
狠心婆婆不做聲，
眼淚汪汪送出門。
一送送到下山坡，
懷中犒個熱饅饅，
妹叫：“情哥慢慢吃，
免得回家又燒鍋。
小哥哥，比不得人家有老婆。”
“心肝妹妹郎的乖，
回家告訴你奶奶：
你也不是燒香朝活佛，
你也不是除靈做大齋，
因何三尊掛起來！”
“心肝哥哥妹的人，
老人家事件莫記心！
大旱三年無露水，
人到老年無人情。
小哥哥，要好只有我二人。”

追冤家

昨天無事到姐家，

姐兒門開不在家；

拾塊磚頭門上畫，

伸手畫枝牡丹花。

郎動身來姐到家，

擡頭看見牡丹花。

“這枝牡丹無人畫，

只有東邊小冤家。”

罵聲：“門神死菩薩！

爲何不留小冤家！”

八幅羅裙高紮起，

脫去香鞋追冤家。

大路不走小路超，

追到冤家跌幾下。

一手捺仔牆蜜蜂（一），

姐就在此把手招。

“刺又小來肉又嬌，
看你小郎怎樣挑！”

注釋(一)牆蜜蜂植物名，莖有刺。

黑夜路

太陽落山一盞燈，
十八歲嫖姐到於今。
人都說我嫖好姐，
嫖姐費了多少心。
走仔多少黑夜路，
摸仔多少冷牆根。
站仔又怕人望見，
蹬仔又怕蚊蟲叮。
打個蚊蟲有四兩，
打個蟻蟲有半斤。
頭上頂的羅羅網，
脚下蹣的爛泥溝；
蹣糟白襪猶自可，

端精香鞋費姐心。
走到大門狗又咬，
走到後門虎又哼。
走一步來哼一聲，
哼聲：“爹娘不要親！”
姐兒聽說這一聲，
慌慌忙忙來開門。
左手開門郎在外，
右手開門郎進來。
問聲：“情哥我的人，
什麼時候吃的飯？
什麼時候進姐村？”
“日落西山吃的飯，
黃昏戌時進姐村。”
姐兒聽說這一聲，
升子量米二三升，
打壺好酒睜鍋燙，
抓塊乾魚飯鍋蒸。

口口說的沒有菜，
隨手辦仔四樣葷。
把郎摟在一席坐，
自坐二席把酒斟。
郎吃三杯桃紅色，
姐吃三杯賽觀音。
小郎吃得昏昏醉，
一交倒在姐懷中。
姐罵情哥：“你好呆！
牙床不睡倒姐懷！”
“牙床亦有木性氣，
姐兒懷中桂花香！”

留郎

太陽落土凹地黑，
乖姐留郎這裏歇。
稻草打舖羅裙墊，
被褥短了襖子接。

這好夫妻怎捨得！

趁少年

五更雞兒叫連連，

郎要起來妹要眠。

郎要起來做買賣，

妹要貪花趁少年。

“小哥哥，人有幾多二十年！”

望曉星

五更雞兒叫一聲，

情哥聽見着一驚。

妹叫：‘情哥莫着驚！

等妹起來望曉星。

曉星還在月亮下，

月亮還在半天雲。

小哥哥，再睡一覺天不明！”

雞公唱

雞公唱，心事忙，
娘子聽見跳下床。
大哥扯住娘衫袖，
‘未必雞啼就天光。
可惡這個畜生啼得早，
夜來驚醒我妻房！’

殺公雞。

太陽出山一點紅，
打發嫂嫂端飯進簾棚。
叔叔問起：“什麼菜？”
“一碗韭菜一碗葱。”
叔叔不吃韭菜葱，
來家殺隻老雞公。
殺了公雞猶自可，
連累母雞沒老公。

呼雞

太陽下山往下低，
乖妹關門來呼雞：
“黃毛公雞慢慢吃，
五更半夜莫亂啼，
莫亂啼！啼醒小郎要殺你！”
“我是揚州一隻雞，
玉皇叫我半夜啼。
曉得小郎要玩耍，
五更半夜也不啼，
也不啼，那怕睡到日落西！”

鼓打五更

鼓打一更月當頭，
姐兒提燈上高樓；
脫掉花鞋連衣睡，
夢見小郎小枕頭。
鼓打二更月照街，
親哥戒姐把門開。

“心肝肉來小兒乖，
半夜三更那塊來？”

“半夜三更皆爲你，
一心一意姐家來。”

鼓打三更月頂中，
親哥抱姐在懷中。

親哥問姐：“那個好？”

“你比我夫勝十分。”

鼓打四更月斜西，
姐抓白米喂金雞。

“小小金雞飽飽吃，
明天早晨晏晏啼！

昨天早晨叫早了，
帶我小郎穿錯衣。

明天早晨再叫早，
郎燒水來姐剝皮！”

“身穿黃袍五色衣，
玉皇差我五更啼。

知道你姐偷花漢，
日曬紗帳永不啼！”
鼓打五更月傍山，
姐對親哥：“少很玩(一)！
身子小來氣力單，
偷花吃酒命不長。”
“好酒愈吃愈不醉，
好花愈戴壽愈長。”

注釋(一)(少很玩)勿多貪玩也。

五更鼓兒

一更鼓兒進姐房，
擋姐房門響鏘鏘。
娘問女兒：“什麼響？”
“我的姆媽，我的娘，
風吹房門響鏘鏘。”
二更鼓兒進姐房，
擋姐廚櫃響鏘鏘。

娘問女兒：“什麼響？”

“我的姆媽，我的娘，

推開廚櫃拿衣裳。”

三更鼓兒進姐房，

腳踏踏板響鏘鏘。

娘問女兒：“什麼響？”

“我的姆媽，我的娘，

繡鞋落在踏板上。”

四更鼓兒進姐房，

搗姐藥廚響鏘鏘。

娘問女兒：“什麼響？”

“我的姆媽，我的娘，

頭痛要吐拿生薑。”

五更鼓兒進姐房，

撞姐枕頭響鏘鏘。

娘問女兒：“什麼響？”

“我的姆媽，我的娘，

金鎖落在枕頭上。”

燒浴湯

太陽落山遍地黃，

姐兒馱柴燒浴湯。

浴湯燒得溫溫熱，

手推花窗望郎來。

‘早來三步同盆洗，

遲來三步洗髒湯。’”

“別人髒湯我不洗，

姐兒髒湯女花香。”

就手揪郎三巴掌，

“爲何說姐女花香！

七言嘲語少很說，

二人洗澡去乘涼！”

搬條板凳攔風坐，

手拿花扇替郎扇，

扇得汗乾心又涼。

心想說笑娘又來。

糙米煮飯心不死，
荷花收口不收心。
心不死來不收心，
二人玩耍進房門。
鼓打一更進房昏，
手提紅燈進房門。
紅燈放在檯子上，
把郎鞋子繡芙蓉。
鼓打二更郎要眠，
姐脫衣裳伴郎眠。
脫了長衣穿短衣，
脫了短衣伴郎眠。
鼓打三更月上頭，
好朵鮮花睡一頭。
兩腿彎彎盤郎睡，
藕鑽胛子枕郎頭，
姐嘴纏了情哥舌，
問聲：“小郎稱心否？”

鼓打四更月正高，

勸郎：“莫做兩三遭！

忙時比不得消閒月，

傷風咳嗽要成癆。

郎得癆病姐來醫，

姐得癆病命難逃。”

鼓打五更月轉西，

勸郎三回要穿衣。

姐叫：“情哥莫要慌！

莫要穿錯姐衣裳！

姐的衣裳是花領，

情哥衣裳袖子長。”

送郎

送郎送到簾子沿，

伸手摸到一百錢。

“哥嫂把我買針線，

送郎一百盤纏錢。”

送郎送到搭板沿，
摸不到鞋子好可憐。
“做了男子真無用，
男鞋就在女鞋邊！”
送郎送到房門邊，
摸不到門門好可憐。
“做了男子真無用，
門門就在左手邊！”
送郎送到堂前中，
迎頭碰到三叔公。
“三叔聽我莫多言！
做雙花鞋你過年！”
送郎送到天井沿，
一陣烏雲遮青天。
“菩薩要落早早落，
留我小郎過一天。”
一句話語未說完，
退了烏雲變青天。

送郎送到大門邊，
一對門神笑盈盈。
姐問門神：“笑何人？”
門神聽說微微笑，
“暗裏夫妻不久長！”
送郎送到院子西，
擡頭得見早殼梨。
郎在前頭摘一個，
姐在後頭扯郎衣，
“熱人不吃冷東西！”
送郎送到稻場角，
兩個麻雀打落落。
姐喊：“小郎轉來看！
頭對頭來腳對腳，
好比昨日我兩個。”
送郎送到大塘頭，
迎頭碰到賊偷牛。
“男採鮮花村村有，

賊偷耕牛配切頭！”

送郎送到清水河，

勸郎：“回去娶老婆！

露水夫妻不長久，

雞抱鴨兒守空窩。

臨老無兒靠誰個！”

勸情哥

對面山上白石多，

洛陽橋下水漂流。

洛陽橋下花大姐，

輕言巧語勸情哥：

“一勸情哥不要賭！

二勸情哥做生活，

做生活，做得銀錢可過活。

多留銀錢娶一個姐，

百年之後孝子多。

只有孝子換山哭，

那有情人哭情哥！
哭不得地，哭不得天；
把個靈牌供在床裏邊，
做雙孝鞋被裏穿！”

要餘錢

梔子開花葉葉圓，
姐叫小郎：“要餘錢！
你可記得乾隆五十年，
腰裏有錢買不到米，
豬糠賣得米價錢！
小哥哥，有人餓死在路邊。”
“心肝姐姐小嬌蓮，
管郎餘錢不餘錢！
今日脫了鞋和襪，
不知明日穿不穿！
小郎快活一年是一年。”

莫貪花

姐叫情哥莫貪花，
留仔精神做莊家。
鄰家有個貪花漢，
手攀牙床吐血花，
吐血花，那回莫怪小奴家！

莫爭風

笱子搭橋節節空，
姐叫情哥莫爭風。
鑼打千槌一樣響，
鹽鹹醋酸味相同。
百樣花草都相逢。

拈鬮

太陽下山望裏陰，
一對書生進姐門。
“搬把椅子攔門坐，
看姐的鮮花怎樣分！”

分得勻淨猶自可，
分不勻淨打壞人，
打壞人，人命官司打
姐叫：“小郎莫要憂！
快拿白紙來寫鬮。
拈到頭鬮上半夜，
拈到末鬮五更頭，
五更頭，二人拈鬮碰時候。”

“心肝上的姐姐，

你好差！

爲什麼許我又許他！

一瓶怎裝兩樣酒！

一樹怎開兩樣花，

兩樣花！一女怎配兩婆家！”

“心肝上的哥哥，

姐不差！捨不得你來丟不得他。

鴛鴦壺裝兩樣酒，

金銀花開兩樣花，

過婚婦許兩婆家。

無好郎

好一個大姐無好郎，

好似白米混粗糠，

好似檀香穿豬圈，

好似蘇木穿牛欄，

穿牛欄，一朵好花插在牛屎上！

瞌睡癆

五更雞兒叫天天，

姐把金蓮敲郎腰。

人家丈夫把花採，

我家丈夫瞌睡癆，

瞌睡癆爬起坐坐又睡倒！

掉金釵

大路上走的那家乖，

因何見郎頭不擡？

小郎上前扯個謊，

“走路大姐掉金釵！”

乖姐一聽這一聲，

回頭就把釵來尋；

伸手摸釵釵還在，

“你是那家一書生！

大路上扯謊是何因！”

尋花針

二月來仔杏花黃，

姐在房裏繡鴛鴦。

“一繡鴛來二繡鴛，

把我情哥做中堂。”

情哥聽見這一聲，

雙腳站在姐房中，

十指尖尖姐身打，

姐在房中吃一驚。

“來什麼路來尋什麼魂！

脫掉花針無處尋！

不把花針尋把姐，

永世不要上姐家門！”

情哥聽見這一聲，

眼淚汪汪尋花針。

“我把花針尋把姐，

發一咒語出姐門：

若要走姐門前過，

脚指爛到脚後跟！

若要兩眼再望姐，

黑珠子爛到白珠子根！

若要與姐同凳坐，

屁股爛到背心筋！

若要與姐來答話，

舌條爛到咽喉根！

若要把手來摸姐，

十指爛到手版心！

若要與姐同床睡，
屍首落地三尺深！”
十樣咒語都發盡，
雙脚又是出姐門。
姐兒聽見這一聲，
雙手抱住小衣襟。
“每天笑話常常講，
今天笑話當什麼真！
端條板凳郎請坐，
倒碗黃茶賠小心。
曉得我郎氣量小，
二回再不嚼舌根！”
情哥聽見這一聲，
再三再四出姐門。

打個樣子

昨日無事進姐門，
攀她的鞋筐掉了針。

照頭照頭三剪子，
眼淚汪汪走出門，
“從今不進你的門！”
“心肝肉肉我的人，
說個玩話當了真！
嘴說打你三剪子，
舉得高來下得輕，
打個樣子免旁人。”

打是親

小小茶杯是圓的，
兩個人打架是玩的。
打是親，罵是恩；
不打不罵是仇人。
打是親，罵是愛；
不打不罵是禍害。

麻桿撐門

“清水塘裏魚養鯉，
男子沒得女子乖。
把你銀錢弄到手，
門得房門死不開。
看你良心該不該！”
姐說：“小郎有些呆，
麻稈撐門你不來！
奴家要是男子漢，
鐵打門門我能開，
鐵樹搗起牡丹來！”
“說我呆來我就呆，
麻稈撐門我不來！
披得蓑衣等下雨，
乾河拿網等魚來，
手攀花樹等花開！”

錯怪

紅漆桌子象牙邊，

十二碗海菜排中間。

郎拿筷子請三請，

姐拿筷子微三撐。

“去年想你到今年！”

“心肝肉肉小哥哥，

想我沒得想你多。

白日想你吃不得飯，

夜裏想你睡不着，

抱起枕頭喊哥哥！”

“心肝肉肉小妹妻，

你說想我是假的。

昨日從你門前過，

凳子一磨臉朝西，

怎不叫我到屋裏！”

“心肝肉肉小哥哥，

你要怪我錯怪我！

昨日從我門前過，

村子又大人又多，

怎好開口叫哥哥！”

賠罪

“昨日許姐我未來，

今日賠罪姐乖乖！”

雙腿跪在客廳裏，

雙手捧姐繡花鞋。

“打個笑臉郎起來！”

“心肝肉肉我的人，

想我笑來笑不成！

昨日你嫖人家花嬌女，

今日我面來漂清！

想我攙你萬不能！”

“心肝肉肉我的人，

我自己跪下自起身！

除了菴堂還有廟，

廟廟裏頭有觀音。

嫖個大姐要比你強十分！”

“心肝肉肉我的人，
說個玩話當了真！
那有人前不說話，
那有背後不說人！
再說笑話爛舌根！”

怎不來

姐家門口一棵槐，
槐樹底下搭戲臺；
上午又唱梁山伯，
下午又唱祝英臺。
“別人情哥都來看，
我的情哥總不來！”
瞎子先生門前過，
報個八字排一排；
排來排去排不來，
卜卦先生請進來。
陰陽落地八字開，

“是問喜來是問財？”

“不問喜來不問財，
問問情哥那天來。”

“一卦擺來落地開，
情哥已到半路來。”

姐在門前繡花鞋，
遠望情哥笑的來。

花針花鞋齊放下，
拍拍圍裙站起來。

左手接郎穿雲傘，
右手把郎攙進來。

搬條板凳喊郎坐，
香茶一盅定郎心，

十指尖尖遞郎手，
眼淚汪汪倒郎懷。

“三年以前常來往，

三年以後怎不來？”

“郎不說來姐不知，

家中娶了美貌妻；

眉毛彎彎全像姐，

比我姐兒勝十分。”

“男子說話把嘴誇，

量你討不到女子家。

高山上石榴紅好看，

水面上漂的是殘花。”

“姐兒說話你真差，

出口就想敗我家！

我的妻子真不差，

裁剪妙算會當家；

日裏拋梭織綢緞，

夜裏燃燈紡棉紗。

自己妻子多就便，

別人姐兒要銀錢。”

“黃沙日子黑沙天，

並無得郎一文錢。

要郎三尺白棉布，

替郎接袖并剜肩。
要郎三尺藍洋緞，
兜頭又做兩十雙。
要郎三吊毛銅錢，
替郎還了賭博錢。
要郎三籬小大麥，
替郎還了酒債錢。
要郎三籬張穀稻，
吃了鴨子有多少！
要郎三籬糙次米，
來來去去二三年。”

“爲你一棵蓬蒿草，
失了我一枝海棠花！”

“你有海棠莫要來，
讓我蓬蒿另塊栽！”

“我有海棠偏要來，
看你蓬蒿何處栽！”

莫要提

昨日與姐在一堆，

姐問：“小郎可有妻？”

“郎的妻子就是姐。”

姐在旁邊笑嘻嘻，

“小哥哥，你在人面莫要提！”

孝公婆

栽花不如栽茄科，

撩郎不如孝公婆。

孝了公婆有好處，

百年之後兒孫多，

兒孫多，先做媳婦後做婆。

結朋友

栽花不如栽石榴，

嫖姐不如結朋友。

朋友能替生和死，

那個嫖姐得到頭，

得到頭！半路上嫖姐半路丟。

忘恩負義

“心肝哥哥小弟弟，

忘恩負義就是你！

你可記得那年那月你家妻子小，

廚房跟到繡房裏，

繡房裏！‘乾妹妹’可是你叫的！”

“心肝姐姐小妹妹，

忘恩負義就是你！

你可記得那年那月你家親丈夫小，

七畝裏跟到八畝裏，

八畝裏！‘乾哥哥’可是你叫的！”

頂不得真

黑夜三更去調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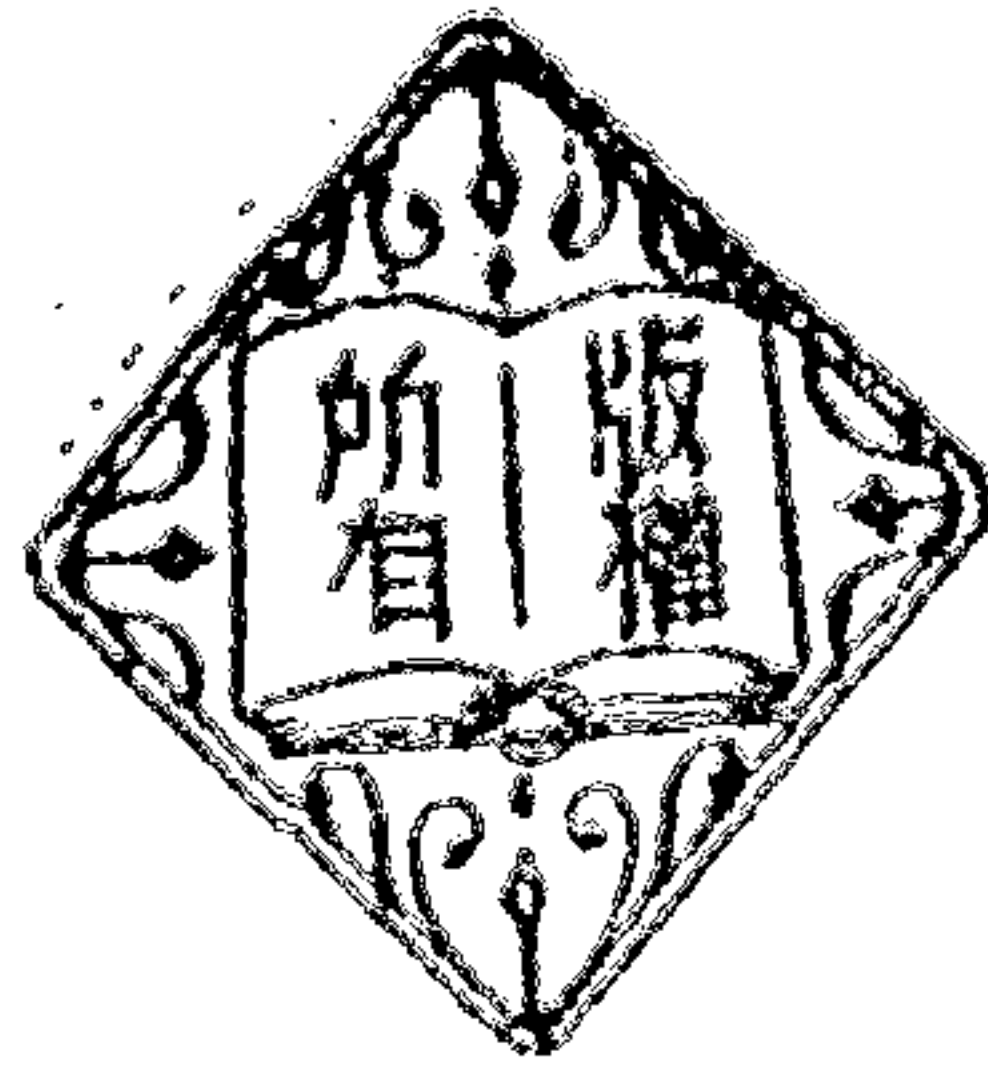
又無月亮又無星，

一脚插在陽溝裏，

蹬一脚來恨一聲，
恨一聲，“只怪爹娘不定親！”
舌條尖子舔開窗子紙，
望見姐房點明燈，
點明燈，輕輕喊姐二三聲。
乖姐一聽這一聲，
一口熄烏夜明燈。
“除掉菴堂有古廟，
個個廟裏有觀音，
有觀音，還比乖姐勝十分！”
乖姐一聽這一聲，
一手拉開兩扇門，
“聽見外頭人說話，
又怕旁人試姐心。
小哥哥，現在做事要當心！”
“心肝姐姐郎的人，
你今說話好氣人！
昨晚聽見姐房裏人說話，

三步兩趕轉回程，
轉回程，免得拆散姐婚姻！”
“心肝哥哥姐的人，
你今說話好氣人！
你昨晚上聽見人說話，
爲何不在姐房捉姦人，
捉姦人，就在姐房裏搭屍棚！”
心肝姐姐郎的人，
又不是郎的銀錢討的姐，
又不是爹娘定的親。
乖姐姐，露水夫妻頂不得真！”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白雪新音

實價大洋肆角

編者 民間文藝研究社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西新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濟南 武漢 雲南 廣州 西安 長沙 重慶 汕頭 北新書局



\$0.40